

談叢故掌會都



話史海上

刊局書氣正

第一章 洋鬼子

一八四二年六月十一日的晚上，英國軍艦「納密雪斯」號悄悄地駛進揚子江的口子，停泊在距離上海城十二哩的吳淞炮台附近的灘面上。

「納密雪斯」號是第一艘經過好望角向東行駛的輪船。她從利物浦奉了薩密命令出發，去執行一件祕密的使命；船上裝有兩尊可以發射三十二磅重炮彈的大炮。她這次駛進揚子江口竟替祖國立下了一次莫大的功勞。

幾天之後，這艘軍艦動手了。她向炮台接連開了許多炮，使岸上的中國兵官和士兵非常之害怕，泊在灘邊的中國兵船也拚命地叫着棄艦逃走。炮台上的官兵經過一次英雄的抵抗之後，戰敗而逃，於是吳淞炮台便被英兵所占領了。據後來英艦的報告，這次中國兵的抵抗實是極其英雄，不過因為刀鎗終久敵不過大炮，所以不支而退的。到達上海城的路途門戶從這一天為始便大開了。

這就是外國人占領上海的第一天。英軍司令官孟德高默里上校帶了一千名士兵，沿着黃浦邊由陸路向上海進發，納密雪斯號則在浦中向裏行駛。孟德高默里上校的陸路隊伍一直向上海城前進，沿途並

沒有遇到絲毫抵抗，一直走到老北門口。這時城門已經關閉，上校使命兵士兩名由城牆爬上城頭，到裏邊去把城門打開。上校率兵進城之後，看見城裏的情形很是簡陋，房屋低矮，街道狹仄。這時比較有錢的住戶都已逃難他去，祇剩下一些沒有盤船逃難的窮人，看見浮兵進城都非常害怕，不過有些強悍不逞之徒，則正趁着這時混亂的機會，在那裏到處搶劫。

上校進城之後，覺得這地方的位置極其重要，並且很為富庶，因此不願意看見它的秩序被暴徒破壞。他即出了一道安民的告示，並禁止搶劫。告示上面有幾句話是他的部下所認為很有趣的，上面說：「天下有不少的國家，這些國家沒有一個不是由『上帝』所治理的。我們既然同屬上帝的子民，則我們自應該彼此以弟兄相待，和睦相處，切不可有一毫敵視的念頭。」上校帶着部下在城裏駐紮了幾天，向大冰廠中搬取了不少的冰塊，並向城中的紳民要索了賠款十四萬五千金鎊，便離開了上海城，向南京而去。

日種人的出現於上海，這並不是第一次，因為在那時前十年，有一個名叫林特賽的英國人，早已奉了東印度公司的命來考察過一次了。他在觀察一番之後，報告他的公司說：「外國人，尤其是英國人，倘若能在這裏作自由的貿易，則利益實無窮盡。」他已覺到這個地方的地位之重要，說它雄踞揚子江的口子，可以控制一切到內地的去路，將來無疑的必會成爲亞東的商業中心。林特賽是一個眼光遠大的商業家，他在報告書中論到遠東商業前途的可能性時說：「英國對歐洲的輸出貿易，因了歐洲各國的嚴密抵制，已

感受到極嚴重的障礙，那末，英國爲什麼不可以向別人所未到過的地方去找尋出路呢？中國的人口比了歐洲全洲要多出一倍有餘，地方又是那麼的廣，大海岸線有三千餘哩，適宜的港口很多，大小的江河又是那麼的四通八達，各處的人民又都是善於經營，祇爲富庶，如果外國人在這裏建立起一個商業，那是他們必都十分歡迎的。『林特麥遜』到上海之光明的前途時，很詫異何以這般重要的去處，以前竟沒有人注意到？

這時英國對中國的商業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專利包辦的，但這個公司的事務過於紛繁，行動又是向來很遲緩的，以致林特麥遜上了條陳，然而公司裏竟寂然沒有什麼舉動。湊巧這時的英國重慶逼着一次實業革命，紡織品的出產異常迅速，資本也非常雄厚，他們覺得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實是妨礙了他們的發展，因此他們就借了美國的名義和中國締造商業，藉此打破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權。自從這種情形發生之後，英國政府覺得這是和國家的聲譽有關的，便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獨占權利，於是大家都得到了在遠極富饒的中華大國裏邊自由經商的機會。

在這獨占貿易轉變爲自由經商的時期中，大家都已料到免不了要發生一次戰爭。因爲這時的中國官場把外國商人都當作鬼子和野蠻人看待，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郊外一個極狹小的區域裏邊，並用種種令人難堪的手段欺侮他們。在東印度公司獨占的時節，因爲它是一個機關，所以對於中國方

面的壓迫，一切都可以忍受，但現在已換了一班自由的商人，自然覺得處處難堪。最令他們難於忍受的事情就是將他們的商業活動限制於廣州一隅，因為在輸出方面，絲和茶都是中國中部的產品，須經過半個中國，費不少的事才能運到廣州，使他們受到極大的損失；又在輸入方面，他們所運來的貨物是以毛織物為大宗，在廣州這種天氣和燈的地方極難於銷售，又須費不少的金錢和手脚才能運到中國的北部。因為這些，他們自然覺得十分不便，十分的憤憤不平，無怪他們一發而不可遏，整主用武力對付，以便他們可以得到在中國全境經營商業的自由權。這次的戰爭，其名稱為『鴉片之戰』，因為其直接起因是由於英國擬把鴉片煙大批的運入中國，而為中國官場嚴行拒絕所引起的。

在這次不宣而戰的戰事中，英軍的行為很是凶暴，使中國的人民受到很深的苦楚，甚至一八四三年倫敦殖民協會的東印度委員會也會坦白的說：『這次英國固然是獲勝了，但是戰事的影響，使無數的中國人民傾家蕩產，流離失所，死亡載地，遍地饑饉，這種痛苦已在中國人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憤恨，將來必有一天會突然爆發，而尋求報復的。』

納爾遜號在離開上海之後，一直向南京駛去，沿途勢如破竹，不上幾天已到了目的地。經過數次大炮轟擊之後，南京已不能支持，清庭便表示屈服，和英國訂立了歷史上有名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五個地方，並通商口岸。於是英國的商人便如願而償。

上海便是這五個通商口岸之一。上海也和世界別的大商業中心一般在起，初並不是一個有名的地方，它不過是偏處海岸邊的一個小小縣城，在十三世紀當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方始有了縣治。最初這地方是連城牆都沒有的，直到明朝年間，爲了倭寇常來騷擾打劫，方築起一座城牆。此後，它雖靠着本地的努力，漸漸的興盛起來，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成績，在英國人占領的時候，也還不過是一個三等縣治罷了。

和約成立不久之後，第一批英國人便到了上海，進城去攻察。沿途有中國兵士做引導，這批兵士都一個個帶着裝，祇拿着一根藤鞭以爲驅逐開人之用。城裏的街道都很長，不過很狹仄，有幾條街上，兩旁鄰次鱗比的排列着各種店舖。街上的行人看見這批洋鬼子時，都抬起頭，以詫異的眼色對他們看望。『我們如把態度的鐵譯戲庸作爲文明的標準，』當時英國人中有一個在事後說：『則中國實是在文明的最高處。』

道致察團當晚在一個廟宇裏過宿，有許多中國人走來，很安閒地坐在旁邊觀看。英國人拿出一瓶白蘭地酒，分斟給他們喝，他們喝了都點頭表示稱讚。英國人又拿出幾個印度銀幣分給他們，他們便各拿出半塊洋錢來兌換一個。後來知縣老爺來拜望了，他坐着大轎，喝鑼喝道而來，轎子的背後有幾個衣服整齊的人撐着一把大傘，還有幾個騎着馬的衙役。這次雙方的會面並不過是一種實際性質的，但已植下了日後中英兩國人民的密切關係的種子。道致察團對於這位中國官員的禮貌很爲滿意，當中有一個在報告

中說：「當時的中國人竟沒有一個敢在他的面前下坐的。」

英國所派第一任駐上海的領事官是喬治·拜爾福上尉，他在一八四三年的十一月，乘了密求沙輪船來到上海，船上滿裝着傢具和食物，甚至連甲板上都堆滿了這位新任領事和他手下幾個辦事人員的行李箱籠並洋酒罐頭之類。船抵岸邊之後，因一時沒有去處，所以當晚仍在船上過夜。這羣人那晚在船中一盞火油燈下面晚飯的時候，大家舉杯祝福，預祝上海的未來之繁盛。

第二天早晨，拜爾福寫信通知上海的道台說，要和他會商接洽一切。不久之後，道台便派了幾乘轎子來接他們到他的衙門裏去。他們的轎子走過街上的時節，差不多全城的人民都齊集在兩旁觀看。

道台對於他們很為客氣，但在他們說到擬要在城裏邊找一所房子居住時，他竟堅決的拒絕，推說城裏城外眼前並沒有闊空着的房屋。拜爾福雖百端的和他商量，始終沒有效驗。拜爾福設法祇得恐嚇他說，如果真的找不到房屋，他只好拔一所大的廟宇裏邊去架起篷帳來暫住。但道台依舊不理。他們辭去的時，衙門口還鳴了三響炮恭送他們。

衙門口有一羣民衆齊集在那裏張望。這時節，突然有一個穿着綢袍的中國人從人叢中擠了出來，向拜爾福和翻譯官麥特赫斯鞠了一個躬，自稱他姓姚，是個商人，他知道城裏邊有一所很適宜的空屋，就在附近的大街上。拜爾福等起初頗有些疑忌，但也顧不了許多，因此即跟了他去看房子。看過之後，那姓姚的

才說明這就是他自己的房子，現在願以每年四百元的租金出租。拜爾福一口答應，當場租了下來，於是一行四人，領事，翻譯官，醫官，海爾和館員斯德拉欽便住了進去。

這一所房子非常寬大，共有五十二間房間，分做臥室和辦公室，綽綽有餘，只可惜略有些缺點：臥室裏邊沒有火爐，僕役太不懂規矩，每每任意闖入房間，做事的時節，嘴裏每每哼着山歌，並且對於這批新住客的一切行動每要顯出驚詫的神氣，好似在詫異他們每殮的食物爲什麼吃的這般多法爲什麼吃了肉還要吃牛奶？

這位嬌君的如此表示友誼態度，也自有他的道理。他是一個本地很有名的大商人，並在香港、中國、商行裏邊占有股份。他在這批新房客住定之後，便向他們建議：英國在上海對華人的交易如果由他一手包辦，則英國人必能得到一切的便利，自己可以不必費絲毫的手腳和心思。但拜爾福以爲這種事情由一個人包辦很不妥當，所以沒有答應他。

這所房子在拜爾福等住進去之後竟成爲全城民衆所矚目的地方，最初的幾天，竟有大批的居民，男女老幼都有，川流不息的走進這所房子來參觀。而且都是非常之富於好奇心，對於洋鬼子的吃，喝，剃鬚，洗手，閱書，睡覺都要仔仔細細的觀察。拜爾福實在耐受不了了，祇得叫嬌君把大門關閉起來，拒絕參觀。

拜爾福等現在已有了工作的場所，但工作的進行並不容易。他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找尋一片

英國商人可以駐紮和經營商業的地面，但到哪裏去找尋？很是一個問題。條約中雖已經規定英國籍人和他的家屬得享居住並自由經營商業，不受一切拘束的權利，但也必須有一種居住的地點才能行事。這地點向哪裏去找呢？拜爾福選了道台去找尋，結果是在黃浦的邊沿選擇了一片上海人所棄置不顧的泥灘。

拜爾福在這個地點的選擇上極顯他的眼光之遠大，眼前黃浦灘的雄偉氣象就是一個極顯明的證據。他實是一個建設帝國的人才，他能看到未來的後果，他早已看到這片滿目荒蕪的泥灘將來必可成爲英國在遠東的勢力根據地。『英國的軍艦在這裏可以停泊』他說：『可以使英國人看得見而感到安全。我們的目的是在完全控制揚子江。我們藉着據有這個要害的威力即可以向中國政府要求公允的條件以穩定我們的商業關係。』

上海的地位雖然並不在揚子江的岸邊，但距離它的日子不過十二哩之遙，瞬息可達，而同時則又有滄通這蘇杭的河道，這使她的地位更爲扼要，使她能夠控制向北直達京師的運河，向西流經三千餘哩的饒區域的長江，無怪日後整個大陸都會拜倒在她之前，而公認她爲東方的首港了。

拜爾福看着他的海軍地圖，很得意地說：『一切未開化的民族必將屈服於我們那較高的文明之前。』
上海不但扼着交通的形勢，有着江河海洋可以四通八達，而且又正處在中國最富庶之地的中心。這

區域裏邊人口繁盛，物產富饒，凡是中國有名的土產如絲、茶、棉花之類都出在其中，所以發展起來確是很容易的。

英國商民的居留地在原則上依舊是中國的土地，他們不過享着『居住』和租地的權利。這一項條約上的規定使上海這台在實施上感到非常棘手，因此他就想出了一個永租的法子，使土地的主權依舊爲中國所有，而一方面則英國人也可以永遠居住下去。

上海開埠之後，第一批來到的英國人，其中有幾個教會中人，有幾個從廣州來的商人，他們都暫住在城外的鄉村中，房屋極其簡陋，老舊甚至不能遮蔽風雨。其中有一位特地到此處來找尋新植物的著名蘇格蘭植物學家爾久恩先生，在住了不多天之後，即向人說，別的還可忍受，祇是下雪天，雪會積到床前，真有些令人受不住。再次，這時候上海的本地交通也非常之不便，一出門口都是數寸深的濘泥，英國人穿了皮靴在上面行走時，往往深陷泥中，等到用力拔起來，皮靴已不在腳上了。上海的鄉下人看見英國人時，既是害怕，又是好奇，往往聚着一大堆呆呆的觀看，小孩子則見了就要哭，因爲他們向來聽人說過這些都是極凶惡的洋鬼子。城裏的街市，情形雖略爲好一些，但也不容易行走，因爲街道都甚狹小，而兩旁的店舖還要拚命的侵占，有些甚至把店中的貨物直堆到街心，再加上往來不絕的苦力挑背着貨包在街上擠來擠去，益加使行人艱於通過，一個不小心便會撞在別人的身上。

倫敦和廣州的英國商行，大都是很守舊的，所以起初並無動作，直到幾個月之後，才有幾家派了代表來籌設分行。因此第一年年終時，這片泥灘上還只有十一所新建的房屋，開設了二十三家商行。這一年中，開來的外國船隻也不過四十艘而已。

拜爾福覺得大英國的領事衙門設在城裏很不方便，因此他就在泥灘上去找尋適當的地址。後來他看定了蘇州河和黃浦江會流處的一片土地。這地方是一個舊兵營的原址，這時候祇剩幾座廢屋，已改爲一個中國兵船的修理場所。拜爾福以一萬七千元的代價買下了（或永租了）這塊地皮，但英國政府並沒有准許他花這麼許多錢，所以其中的四千元是他自己掏腰包的。

最奇怪的是：在這片泥灘上所扯起的第一方外國旗是一方美國旗，而並不是英國旗。第一任美國代理領事亨利·胡爾考是在上海開埠的第三年中到上海的。他一到之後，即扯起一方本國的國旗。英國人當時曾向他提出抗議，但沒有效果，不過這件事情後來也就嬉嬉虎虎過去，並不再提。

美國鑑於英屬的行動，也跟着和中國政府以和平的手段訂立了一份條約，其中的條件比了英國在武力威脅之下所訂成的更爲優厚。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治外法權，使租界有了一種更爲穩固的法治根據。『美國的國民，』條約裏邊規定着：『如在中國境內犯了法，須由美國領事或他美國官員依照美國的法律加以處治。』這就是所謂『最惠國』優待條款的起點。從此之後，凡是和中國訂約者，都援例加

上這一條，並在無形之間成爲一種適用於任何外國人民的條例，因此使凡是外國人都從此不受中國法律的拘束。

當英國人着手開闢上海時，原已料到美國人必將跟踪而來。英國人明知他們是在替西方的國家做先鋒，而其他的國家則正在等待這次開路的結果。果然，在等到一切的進行都已順利時，美國便已和中國政府訂立條約，法國也跟踪而起。這時美國對中國新開的五個通商口岸的商業，其數目已很可觀。她的貿易之大宗，是以棉花來掉換中國的綠茶。英國則看了覺得有些不以爲然，以爲綠茶是不合於文明人之用的。

美國所注重的雖在商業，但第一批到上海的美國人則都是教士。他們一到之後，就在城裏城外住下來，立刻把目擊的地方情形報告他們本國的總機關。『中國人是一個極有希望的民族，』他們的報告裏邊說：『祇需一些基督教義的訓誨，便可以使他們開化而成爲亞洲最優秀的分子。他們的性情仁慈和平，樂於學習，雖因習俗之所積偏於迷信，但在實際上並沒有過份的重視它。』』

但是中國人的舉動之中有許多確使這班教士非常之驚訝，例如：過端午節，拜太陽菩薩的生日，拜火神菩薩，拜灶司菩薩之類，尤其是新塑的佛像之開光，用鷄血去點這佛像的眼睛，中國人在舉行這種節日的時候都是興高彩烈，十分起勁，酒肉雜陳，鑼鼓喧天，香烟繚繞，薰得人連眼睛都睜不開來。有一天，正碰着

某廟裏的菩薩開光，聖公會兩位牧師賽爾和斯賓庭拿了些小冊子走進去分派給那些來拜菩薩的民衆。不料大家竟搶着要這小冊子，第一批所帶去的片刻分完，兩位牧師祇得重新回去拿了許多份再來分派。廟裏的和尙當中，有幾個也來討取這種小冊。兩位牧師很是得意，這時已有了一大羣民衆圍住了他們兩人，在廟前的空場中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兩位牧師便想趁此機會向衆人講一些教義。他們先向一個站在旁邊的中國人詢問：他是否真正相信這些異端的舉動？那個中國人立刻回說：他並不相信，他所信的只是吃飯罷了。再向別人詢問，所答的話也大致相同，有些並還加些惡毒之詞，使兩位牧師聽了，懷着一肚皮的疑惑回家。

從廣州來的英國人對於這個地方覺得很爲滿意。他們覺得上海人比廣東人來得和氣，舉動較爲文明，走過街上的時節，不像在廣州一般時常要受到當地人民的侮辱。尤其是在鴉片之戰以前的時代，他們簡直不敢在街上自由行走，最不便的是外國人不許坐轎子，男女不許在街上並肩同行。但在上海便大不相同，美國教士羅威里和英國人洛克赫德博士，每逢星期日，如若天氣晴朗，能很安適地走到英國領事公館去做禮拜，博士的太太和小姐每是坐了轎子先走，毫無拘束。除了幾隻狗還沒有和我們習熟，見了我們總要吠叫之外，其餘的一切差不多已和住在本國時相彷彿了。

這時節的上海，城裏邊還是一切如舊，城門到了傍晚依舊按時關閉，夜裏邊，各街道上依舊有更夫打

更，鄉下人每天依舊挑着他們的物產到城裏來兜賣，並向那些掛着「真不二價」牌子的店舖買他們日常所需的物品，但是在城外那片泥灘上，則一個雜形的租界已經漸漸的成形了。

白種人的房屋都造在黃浦的岸邊，不過都在沿邊留出十餘丈的空地以便苦力可以起卸船上的貨物，並容民船上拉纜的人可以通過。當時所造的房子都是方形極其簡單的，左右都留出很大的空地，種植各種花樹。上海的泥土本來很肥沃，因此一種下去便十分繁盛，加以上海的天氣很好，一年之中，晴明的日子為多，所以環境非常之舒服。

當時白種人所造的房子，其內容差不多是一律的；樓下大都是四間大房間，以供辦公和會客之用，樓上則做臥室。房子的前面，上下層都有洋台，以便傍晚時可以閒坐着，喝喝威士忌，望望黃浦的景緻。中國人對於這種房屋的式樣都很稱讚，不過以為前面何必裝着那麼許多窗戶。

白種人的大班和職員就在這些房屋裏邊辦他們的日常公事，結算帳目，收發郵件等等。這時的辦公處點還是殖民地式的，從早晨十點鐘到下午三點鐘，但可以視事務的忙閒而伸縮。

這時上海的『大班』都是年在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大班』這個名字，它的意義就是最高經理人，乃是外國商行經理在上海的一種頭銜。這個銜名自從發明之後，即為白種人所一致承認，一致沿用，直到現在。因為這時候的商行經理人數還很少，所以凡是能够增高他們的地位的東西，他們總是歡迎的，無怪

這種奇特的名稱一經發明，便立刻大家使用起來。他們的目的是來經營大宗的貿易，所以無往而不六。不過這時候的經商，事實上確不容易。因為這時候銀行還沒有設立，一切交易都是用記帳的方式，至少須一二年的功夫，才能够清結一筆。加以這時候一切費用都很巨大，即如各商行派代表到中國來，他們先乘船到埃及，由陸路到紅海，再乘船到印度，轉船到上海，單是這一筆路費就須五百金鎊了。

這時上海的外國商業還在初創之時，一切都需要精神和氣力去建立，此外則衛生方面的危險很多，不是身體十分強健的人，便不能抵抗疾病，所以不能不選一班年輕力壯，敢作敢為的人士來工作，才有成功的希望。他們並且大都是獨身未娶的人，因為這時的上海還不宜於西方婦人的居住。實則至今依舊是不宜的。

其時各商行的助理職員年紀更輕，他們也都是由本國機關特加選拔的，在體格和才能上並不亞於那批大班，因為在緊急的當兒，他們須代替大班的職務，所以對於人選，不能不格外慎重。並因對於他們的期望很大，所以在待遇上也都很優厚，比了大班不過略遜一籌罷了。

這批大班先生們在上海的起居飲食都極盡豪華，在吃喝上尤其縱口腹之慾。醫生們雖屢次警告他們說，上海的氣候不宜多吃食物，而且中國的菜蔬又都不合衛生，更不宜多吃，但言者諄諄，聽者邈邈，以致後來感染腹瀉、痢疾、肝病等病症者甚多。我們試舉他們一旗所吃的東西做例子，便能了然他們是怎樣的

縱恣，真會令人聽了嚇一跳的。他們吃飯時，最先是一道滾湯，佐以一杯的舍利酒；繼之以一兩道小吃，佐以香檳酒；次是牛肉、羊肉，或鷄鴨和火腿，佐以香檳酒或啤酒；次是咖哩飯和鹹肉；次是時味、布丁、糕餅、車厘、雞蛋糕，或牛奶凍、香檳酒；次是乳酪餅（即企斯），冷盆、麵包、白塔油，和一杯葡萄酒；最後還要加上橘子、薔子、葡萄干、胡桃肉，和兩三杯紅酒或別的酒類，再佐以一杯咖啡，方才完事；試想一頓要吃那麼許多的東西！

第一批開設在黃浦灘邊的外國商行大都就是以前開設在廣州的商行。當中的大多數也就是至今

名於上海的那幾家老行。

怡和洋行就是首先在上海設立者之一。這家洋行的歷史始終和上海的開埠史交織在一起，而成爲其中的重要分子。它的創立人威廉·耶爾亭原是東印度公司所屬某輪船的一位駐船醫生。他因爲是一個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所以他也有着個人經營商業的權利。他雖是一個醫生，但對於做生意頗有眼光，一直很是順利，因此後來竟拋棄了本行，專心於經商了。他的辦公室中從來不許預備客人坐的椅位，以爲如此可以使來客離去得快一些，由此即可見他日常事務的煩忙之一般。

耶爾亭醫生在廣州碰到了詹姆斯·麥西。這麥西本來是在印度加爾加答地方他叔父所開設的商行中當助理員。有一天，他的叔父命他寄出一封重要的信函，但他竟忘記了。因此被他的叔叔斥退，叫他回英國去，但他私下跳上了駛向廣州去的帆船。他在一八二七年加入了耶爾亭所設在廣州和澳門的

商行，這商行的商業範圍其時已經很大，和印度並中國沿海地方已都有着貿易關係。

後來，東印度公司停閉了，但怡和洋行則日益發達。自從專利權取消之後，第一艘自由運載中國茶葉到英國去的輪船就是怡和洋行的輪船「沙拉」號。這怡和洋行漸漸的成爲遠東最大的商行，耶爾亭和麥西孫兩家中的青年子弟都紛紛從英國趕去練習辦事。不過怡和洋行所派到上海的第一個代表則並不是這兩族中的分子，而是一位大拉斯先生。他在上海所選定的行址就在泥灘的北面近盡頭處，英國領事衙門的旁邊，也就是目前怡和洋行所在那個地方。這家商行不久之後便以招待慷慨聞名一時。大拉斯以每月一百金磅的工資，僱用了一個法國廚師，沒有一天不邀請大批客人吃飯。在早先的幾年中，怡和洋行每年所耗於運筆招待客人的經費至四萬餘鎊之多，其數目很是可觀，就是索向索圖的大班們看來，也不免要咋舌了。

鄧脫洋行也是由東印度公司所化分出來的一家商行。蘭資洛·鄧脫是上海開埠之後，把行中的地產在英領事衙門註冊的第一個人。這家商行的範圍，起初頗能和怡和洋行並駕齊趨，但後來不幸漸漸的沒落，以至於完全消滅。皮爾是這家洋行的一個合夥人，他在蘇州河畔造了一所花園，是當時上海租界裏邊第一個名勝地方。他在園中移植了許多種內地的花草，奇葩異種，四季開花，並養着幾隻五彩的錦雞，爲點綴中國有些紳士時常向他請求進去游覽，他倒是很慷慨的，對於來者都不拒絕。